

求恕齋
叢書

司馬溫公年譜

三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五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熙寧二年己酉 公年五十一歲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權知審官院

春正月公入對請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於二股之
三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卽塞
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

之患

宋史河渠志

初商胡決河入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

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決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
東至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
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

三月公入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強用人力橫立
隄防則逆激旁潰不唯無成仍敗舊績臣慮見東
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二股分流十
里之內相去尙近況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并
束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
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
害及東流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隄岸若今

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候至八分以
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
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

宋史河渠志

譔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堯俞之祖

夏四月公復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呂大防程昉等
行視上約

時北京留守韓琦上言今歲兵夫數少向日緣二
股及嫩灘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
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
壅上流湍怒又無兵夫脩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

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
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
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況恩深州所創生隄其
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敵
兩難捍禦望速遣近臣至河所集議帝在經筵以
琦疏諭公命同張茂則再往相視

宋史河渠志

再使河北有詩云桑麥青青四月初皇華使者
又脂車爲臣豈得辭王事只向金鑾坐讀書蓋
此時正以翰林學士脩通鑑也

公入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碍河行但所進方

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
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加葺
治所脩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
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謂二府曰韓琦
頗疑修二股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攷其事實故

耳

宋史河
渠志

五月譔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六月論召陝西邊臣

略曰臣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
上章言其不可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爲

夏虜所殺陝西騷然困於餽戍朝廷謫降謬等以
謝夏虜方能得其稱臣復奉舊約今使者尙未返
命聞陛下復召謬等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爲
夫匹夫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於王者臨撫
四夷前日种諤棄百年之信興兵掩其不備僅能
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饑虜萬餘人今地則歸之虜
庭民則逃散略盡其爲失策豈不昭然況目今瘡
痍未復憂患未弭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
心蓄而未發謬等乃欲復爲前日所爲臣恐其兵
連禍結不可救解非獨邊鄙之患也伏望陛下深

念

撰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諱某公從母之夫

論風俗

略曰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竊
見近歲士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
及後生口誦耳剽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
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
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
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其科場舉
人發口秉筆動言性命流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

荒唐之詞以此獵取科第祿利所在如水赴壑若不嚴加禁遏用此舉選臣恐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而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戒勵中外仍指揮禮部貢院先曉示進士若有僻經妄說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按所謂好爲高奇喜誦老莊者則荆公其人也一出而已敗壞風俗若此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歟

八月五日上體要疏

略曰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因此道也竊見陛下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不遑日昃繼之以夜雖古之聖王有不能及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設內外百司以相統御使上下有序尊卑有等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諂上不肯盡力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夫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職若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陛下當責之兩府至於錢穀

條例此三司之事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使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

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必委之本路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於其任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未必有益何則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若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

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麤
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仍不知事
之利害與人之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
知能否而不能黜陟則更當擇賢者以代其任不
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閒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
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唯恐其成借使
使者規畫盡善當職之人必不肯協力以成其事
返命之日必從而敗之曰竭力成功於我何有此
所以不如毋遣之爲愈也況今之轉運使卽古使
者之任苟得其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

其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妄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木必但遣使者往治其任而於當職之人無所利亦無所廢是又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而在外之官舉無所用也若此之類臣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臣竊以爲未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尙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

乎苟爲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至矣今陛下好於
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
劾或非次而遷官或無故而廢罷外人疑駭不知
所從自以爲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臣竊以爲過矣
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其當與否皆有迹可
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
使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
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況詔中所
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西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
職任諸路監司或姦邪貪猥之人陛下向日所明

知而斥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權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莫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與之公議事之是非與人之賢否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漢世有大政令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天

子稱制以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羣臣
厭然無有不服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此誠善
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尙勝者以巧
文相攻辯口相濟反覆再三無有限極非嘉事也
夫人主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法令近者登州婦
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中材之吏皆能立辨
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
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
再命兩府定奪者再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
舍一婦人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終於棄